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七

郝敬解

述而第七〇前二篇多論人物此篇明聖人志行由賢達聖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千聖一心萬古一理凡後聖所欲言者皆先聖所已言堯舜禹湯文武雖往而典籍在卽列聖心思在也以心契心信之眞而秪覺古訓之可好更何容作老彭卽彭祖壽歷唐虞夏商親見堯舜禹湯列聖夫子生不及見先聖而好古信述神交心接與覿面者無

異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自以聞知同於見知。信之至也。蓋不信則不好。雖旦暮成今古。篤信自篤。好雖曠世如生乎。孟子見知聞知。意本此

信者。眞實之心。與忠信之信不殊。好古即好學。夫子嘗言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又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篤信又好學。所以述而不作也

老彭。即莊子謂彭祖。上及有虞。下及五霸者也。史彝紀云。禹皐陶至彭祖千人。堯時已舉用。未有分職。舜乃命之宰我。問五帝德云。堯舉舜彭祖任之。王符潛夫論云。顓帝師於老彭。壽千餘歲。王弼云。老爲老聃。

彭爲彭祖蓋二人按史彭祖楚之先祝融之裔陸終之第三子姓籛名鏗堯封之彭城今徐州也歷虞夏至商壽七百六十七歲老聃皐陶之裔世爲理官因以理爲氏紂時逃難伊墟爲李氏有李乾者字元杲娶洪氏女感飛星而娠十有二年而生子名聃與儋同又名玄祿字伯陽生而皓首故謂老子耳漫無輪又名耳邑于楚之苦縣賴鄉賴萊通又號老萊子周孝桓莊王世爲柱下史簡靈世爲守藏吏孔子嘗學禮焉孔子沒十九年而儋西入秦適流沙諸國壽四百有四十歲從古歷年久閱見多無如此二人者

故夫子言信而好古比之非謂此二人述而不作也古名賢多矣若獨此二人不作其餘皆作者邪彭祖作否不可考老子道德五千言作何加焉朱子以禮記曾子問老子數章爲述而不作楊中立謂五千言以自然爲宗亦是不作或謂五千言爲容成子作老子述之皆附會之說

班固幽通賦云若胤彭而偕老訴來哲而通情此語可爲竊比老彭之一徵此爲欲親見千百世下來學夫子爲欲親見千百世上往聖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識猶心得卽一貫之道非多學之識也無聲無臭於穆不已者天之默識也不覩不聞必愼其獨者聖人之默識也學學此也惟此學不厭時習而悅何厭之有誨人誨此也惟此誨不倦無行不與何倦之有教學二者相成書曰教學半學處卽教教處卽學學能默識卽道義之門天機活暢人己周流所謂仁智合而內外顯微無間不在言語答問以爲誨不在有叩必竭以爲不倦不言而述歸于默識而已矣大道通物我故每以教學對舉不厭不倦嘗以自任此云何有者惟其本于默識也聖言雖謙然無謙語

默識知行合也口耳非眞眞自忘言纔落言詮便隔牆壁故默識爲眞知夫子無行不與即是默識後儒將此意盡劃與二氏道術所以支離或云夫子與回言終日又何也聖人言而忘言顏子不違如愚所以默識夫子不能不終日言所謂何有於我也他日謂子貢吾與女弗如昭雪此意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本固有不脩則壞脩削治也如仁義德也有欲害人之心爲穿窬之類則病德故必脩治之而後德全

道不可以講而得學則必待講而明講者師友討論內辨于心也義無常主遷徙隨宜已未盡知聞即當徙旣聞矣知其爲義矣因仍不遷則嘉言善行竟成辜負不善之事始于過誤茍且掩護則惡日叢四者之失由輕趨重四者之功由重反輕無德則當學不學則背義背義則惡去惡則向善向善則學學則德進四者身心要務人若不憂此四者便是小人而無忌憚非必四者全失而後憂也四者失則違禽獸不遠矣四事非一日可竟之功乾乾惕若天行自强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望道未見惟聖人爲能耳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申申暢遂也枯寂則不申申昏沈則不申申夭夭微悦也嚴肅非夭夭發揚亦非夭夭徒申申似舒遂而少含蓄又夭夭則陽氣氤氳乃所以申申也徒夭夭則似苞孕而不條暢又申申則天機長裕乃所以夭夭也此聖人本色太和元氣平居乃見佛氏云妙好觀自在像蹈襲此意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夫子少壯時有心興復周公之業故夢寐中嘗見之年老無意故無是夢此自然實境也不夢周公則一

切緣影都不入夢中矣夫子六十耳順七十從心與大虛同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夢寐皆覺宇宙皆夢所謂至人無夢此也昔湯武伊尹太公皆以耄耋成功夫子年七十有一尚請討陳恒豈以衰年忘世年衰則思宜倍切所以不夢者惟其情識渾忘而歎其不夢者乃所以深思周公也刪詩書脩春秋多尊崇周公之意人臣如周公功德巍巍不驕不吝作周孚先而子孫不念厥祖夫子目擊宗國式微何嘗一日忘魯三桓之徒亦未嘗一日忘夫子故夫子居魯之日少居四方之日多至老而後返發此歎見魯事之

終不可為也

人身載魂魄而有夢覺猶天地含日月而有晝夜獨陰不闢獨陽不翕一陰一陽相倚而為道離則形毀偏則疾作陽勝則狂陰勝則魘至人守一魂抱魄則晝夜通而夢覺齊晝則陽闢向明而為離夜則陰翕背暗而成坎陽光外射如戶牖四闢萬象森羅陰輝內鑒如澄潭浸月遠影沈山晝寤如春夏萬物遊出外實而內虛夜寐如秋冬萬物收斂外虛而內實皆陽施陰受混闢互根之理聖人所以齊夢覺也夫子夢周公與覺同竟以衰老非幻兆耳故曰寢不尸

鄭康成謂占夢書亡紛紛作者如夢中夢可哂也
周公旦文王第三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食采于
周周岐陽地名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周公封于魯成
王命公長子伯禽歸魯留公輔王室是時天下初定
東方諸國挾紂子叛公東征黜殷滅五十國還建東
都制禮作樂天下大定皆公之力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道者公共之路未有所屬德者得也洪範云予攸好
德五福之一爲我有者也仁則德之精熟渾忘内外
者也藝在外是道德仁之枝葉也道不可須臾離人

終身由之而不知。秖為無志志於道者。精神會聚行必著。習必察也。由是擇善固執有得於己為據德由是操存涵養德與心融為依仁依仁則學成矣過此以往復何為哉誦詩讀書弦歌釣弋無非涵泳義理調養心性為熟仁之助也。四者雖有淺深次第功惟一貫非竟此而後及彼也。游浮行也與沉溺異玩物喪志曰溺從容順適曰游。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習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正業者道德仁之謂也操縵三者游藝之謂也附志道據德

依仁所在而游藝則藝莫非道依仁也聖學以游藝
居後世儒先格致是以游藝爲入門也故善學者道
德仁藝爲一以其志之謂道以其據之謂德以其依
之謂仁以其游之謂藝不善學者未免分疏
藝有六禮樂射御書數是也鄭康成云吉凶軍賓嘉
五禮也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樂也白矢
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射也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
舞交衢逐禽左五御也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
聲六書也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
足旁要九數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脩治牲肉乾之以爲脯也脯十曰束禮檀弓云束脩之問不出境古人初相見必以贄借物求通也貴者贄玉帛羔鴈士雉庶人鶩自束脩其薄者耳尋常見無贄行束脩者新相見也自行束脩之後則相與有生平矣以上二字所包者衆言無人不誨也雖父母亦有幾諫君亦有納誨何必師弟朋友凡在相知但有往來咸教使歸于善也嘗猶曾也朱註引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意甚迫狹聖意主誨人人苟向學雖無束脩聖人亦無不誨或云制行檢束脩飭與此束

俟異凡言非可一端盡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我以口耳施人亦以口耳受終鮮自得學記云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必俟學者天機自動迎機觸發則渙然冰釋矣憤者心欲通而不得正在憤懣時一啟便豁然悱者口欲言而不能正自怨悱一決便滔滔若是者舉一隅自能通三隅君子之教乃可漸施舉提示也隅稜角也方物四隅舉一隅者我開其端以三隅反者

彼通其餘也復猶再也旣通此再舉彼也若旣啟旣發一隅已露而其人無通達之見卽是不憤不悱者耳則不宜復[illegible]舉機緣不合深譚底裏學者之不達寔教者誣之也二十篇中與諸賢語孰非啟憤發悱如舉回賜孰愈子貢秪較多寡舉貧樂好禮子貢但引證據所以夫子第云弗如許其言詩而不再舉本事卽此意也學記云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數進而不顧其安其施之也悖其教之也拂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此之謂也舜之命契曰敬敷在寬輔翼自得存乎誨

者之能寬耳若稍有倦教之心則不能需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聖人以萬物為體視人哀痛愁苦若已之哀痛愁苦食亦不飽喜亦不歌此自性情之常惟聖人適得吾常與子見齊衰師冕見皆尋常日用感遇周旋中禮盛德之至顯微無二心境如一所謂無行不與者也或疑聖人毋固何有餘哀夫陰陽舒慘以浸而還悲驩頻改哀樂失常非變化之理毋固不以此論聖人固同無固是以毋固

子謂顏淵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

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孰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用則行舍則藏二語圓妙理無不貫聖人心同大虛流行坎止無可無不可顏子克己幾於無我故能與聖同而用舍其大者平常事理微妙玄通無迹可求大則旋乾轉坤一張而舉一卷而收小則隨事隨物迎幾順應諺云提得起放得下霽則行雨則止邵雍詩云天根月窟閒來往即此意也顏子簞瓢陋巷似乎不行而孰知其用即行夫子周流四方似乎不藏而孰知其舍即藏聖賢為斯世斯民用行是不願而

不用以藏是不得已故先用行而後舍藏也子路三軍之問甚麤率視用行舍藏爲脂韋無白刃可蹈之氣每見夫子當厄顏子輩無濟云爾臨事懼好謀成亦似指畏於匡顏淵後之類諷之小怯大勇與用行舍藏正同好謀而成謂謀則必成無謀必敗不成非謀也善謀者必懼易所以濟變惟其能憂患也臨事懼反暴虎馮河好謀成反死而無悔死則無成不悔則不謀能懼能謀由平日涵養學問之功非行三軍時一旦能如此也我與爾誰與吾不與三與切應

周禮天子畿內六鄉鄉一師鄉二千五百家師二千

五百人家出一人詩所謂三單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卽軍也居則爲比閭族黨鄉皆民也出則爲伍兩卒旅師卽軍也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三軍七千五百人六軍萬五千人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之士爲人僕也求富而甘爲人役猶孟子云齊人乞播之意此就求富者之情[illegible]解釋常人日夜營營冒羞忍恥爲利而已夫造化所以百　正爲不測

若其可測人誰不遯貧而趨富氣運所以難回正爲不齊若其可齊世惟宜有富而無貧大抵貧不可以人力免富豈可以人謀得先儒云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費做了小人豈如寡慾無求清心養廉不憂不辱自適其適雖不得富自得順多不然所好于人者未必得所自好者并失何益矣孔顏疏水簞瓢而樂惟其可好在我孟子云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從吾所好也然言富不及貴何也貴賤有常分人尚自守熙熙攘攘無非爲利禮云財用足則百志成有國有家者患貧何也故聖人往往以貧富論人

禮君將駕則僕執策立馬前鞭馬策也一名箠一名撾古用革以撻罪人辟行人因以驅馬後世以竹代革故鞭從革策從竹書云鞭作官刑周禮條狼氏執鞭辟行也避于人者也傳云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施于馬者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以交鬼神天地祖宗明威如在戰則兩軍千萬人之命委于鋒鏑縱我無傷彼即有損天地好生何分彼我疾則已身之生死所係養生即以養德也就三事體勘眞能慎者幾人聖人所以異于人正其無異

于人者也慎齊仁孝誠敬享帝享親之本也慎戰崇
文尚德勝殘去殺之本也慎疾脩身理性祈天永命
之本也三者當慎人皆知之當慎而不慎者天下皆
是也故曰仁人不過乎物與前章食于有喪者之側
義同讀論語正當于此等處理會
禮曰君子非有大事非有恭敬也則不齊君子之齊
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
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
交于神明也○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

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調神論云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于生長之門從則生逆則死從則治逆則亂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猶渴而穿井鬪而鑄錐不已晩乎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韶舜樂不圖者怪歎之辭樂不經夫子考正雅頌尚不得所況舜樂歷世之遠乎昔季札聘魯觀舞韶而

歎魯本有韶或不備耳齊大夫陳氏虞舜之後故有也傳先代樂較詳然世遠非鳳儀獸舞之完音矣君非舜工非夔不遇夫子雖聞猶常樂耳聖人神明舉其器即通其意因其器遂究其樂以至忘食忘味宛若親遊虞庭見喜起之盛者不可以人事憂時發不圖之歎不圖猶言不料言不料韶樂之至於此此指齊也魯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及顓孫皆奔齊齊桓公使完為卿辭以為工正傳五世至陳無宇是為桓子陳氏始大八世而陳恆專政遂弑簡公是時陳亦為楚滅先代之樂祇歸齊矣

而史記謂魯昭公二十五年夫子仕齊爲高昭子家臣師摯適齊夫子與之語樂遂聞韶按夫子反魯正樂在哀公十一年時師摯尚在魯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適齊在夫子正樂後史誤也魯自有韶夫子非至齊始聞特以是時陳氏擅齊夫子知其將有簒弒之禍而陳宗國破滅子孫流寓他邦爲人亂賊聖人傷盛德之無後而歎興廢之靡常也國家將亡安得此盛世之音於政治之理聲音之道殊不相似故託之云爾解者謂不意樂之美至於斯則視舜反爲劣矣聖言深求宜詳味之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為猶與也衛君衛出公輒也諾者心方思而其應徐也怨悔也仁者孝弟之真心也聖賢論人必原其心人心卽天理心安理順卽仁世俗論人格套形迹之間耳蒯聵得罪于父輒適孫當立禮也法也是格套形迹上事如伯夷叔齊兄弟相讓一尊父命一守天倫亦是格套形迹上事而夷齊心上各自有一種禮法不能拘者各求心安所謂仁也衛輒何曾有此心

假令全不爲利但守格套形迹亦不得爲仁況心本爭利假適孫承祖子得罪父以爲口實耳仁者固如是乎譬攘羊不隱是直之格套父子相隱乃爲仁殺人執父是公之格套竊負而逃乃爲仁禮從心制法由心設但得心安禮法在其中子貢發問之意全在怨字上討分曉若夷齊之爲賢人非待于問也父子與兄弟亦非可相比也所疑者秪恐二子當初偶然激發爲此後來首陽餓死未免怨怨則心不真依然是格套上事惟無怨然後見二子之心二子以兄弟相讓其心如此衛輒子與父爭其心何安故知夫子

之于衛輒不爲也凡忠臣孝子不辭艱難辛苦各求盡心耳夷齊爲心上過不去所以終身餓死不悔舜爲心上過不去所以得天下不解憂衛輒苟有一點過不去之心何論當立不當立譬如季氏舞八佾只因心上忍故無所不至

衛國姬姓伯爵武王代商封其同母少弟于康是爲康叔武王崩成王討三監誅武庚盡有殷故地以其半封微子爲宋奉殷祀以其半益封康叔爲衛升牧伯國于殷墟朝歌之地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等處是也

衛靈公夫人南子生蒯聵及公子郢而私通于大夫宋朝齊豹之亂宋朝出奔宋南子召之太子適齊過宋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太子恥之與其徒戲陽遬謀朝其母將殺之事洩太子奔宋靈公欲立子郢子郢辭公卒夫人又欲立之郢曰亡人之子輒在於是衛人立蒯聵之子輒晉趙鞅以兵納蒯聵入于戚輒以兵拒之居數年蒯聵用其姊計逼大夫孔悝納之是爲莊公輒出亡是爲出公子貢之問正輒父子相拒時也諸侯多助輒者國人謂輒當立故冉有疑之

子曰飯反疏食嗣飲水曲肱聲國平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肱手臂也不義而富貴謂處富貴而驕奢與不以其道得之者也順逆兩境鍛鍊士子之鎚爐凡虛見空解可鬧時粧演順逆當前殊覺茫然所以聖人勘人每于貧賤富貴之交樂者人心天機恒人爲情境牽累不得洒然聖人物累淨盡元氣周流在富貴有天下而不與處貧賤樂亦在其中蓋境由外來增添樂本性天固有天定則境忘必摇貧賤時言者富貴佚豫則眞樂不分貧賤憂慼眞

樂乃見非聖人偏以貧賤爲樂也貧賤究竟亦是浮雲但富則可救疏水況又且貴乎況又值貧賤之時乎豐約相形人情于此不動心尤難浮雲生滅無根聚散倏忽不義富貴亦猶此義則爲名器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孔子見二帝三王之富貴亦自起敬若衞之父子魯之君臣此等富貴惟恐加乎其身況肯縈諸其念曲肱而枕有隱几旁觀之意記者所以記諸衞君之後也

詩云彼疏斯粺疏糲賴米疏食脫粟之飯粟一斛舂米六斗曰糲糲一斛舂九斗曰粺八斗曰鑿七斗曰

侍御○周禮六飲一曰水緯書云水者天地之苞幕天下至多者莫如水浮天載地冠五行之始居六府之先在天爲雨露在地爲江河功濟天下沐浴羣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能勝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道家取法焉謂之上德餘詳第六篇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夫子五十以前語故云加我數年古者五十服官政聖學五十知天命易道五十則河圖之中大衍之成數卦爻之尊位也凡人生半百閱歷已深前此未

定之見已徹後此老耄之年未至故五十知天易之中數也夫子因年發歎非至五十始學易也

河圖洛書呈天地之數皆中于五而成于十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故大衍五十易之全數也五十者五其十十其五也十五首三五也三參也五伍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聖人所以神變化之道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虛一者一貫也無可無不可即五十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即五十也無意必固我即五十也不能

五十不可學易故曰五十以學易猶言以五十學易也

四方中央合成五五爲皇極五又生五六七八九合而成十五爲中體十爲中用執中用中如表之徵影響之答桴萬事萬物自然之節度故五者參天兩地之合十者兩其五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數惟五與十相得如一五爲五二五爲十三五爲十五四五爲二十五五爲二十五六五爲三十七五爲三十五八五爲四十九五爲四十五十五爲五十由此以至百千萬億皆五十相得他數合則雜如一三爲三二三

則六三三則九四三則十二生數與成數不合惟五十自相得是以爲中極而天地萬物不能違大衍以爲全數聖人則之以學易也

爻位唯五最盛乾坤爲諸卦父母乾之五坤之五極盡健順之道體易簡之德天地聖人之精藴莫妙于乾坤之二五卽十也乾過五上上爲亢坤過五上爲戰皆爲大過聖人學易全體乾坤故無大過贊易獨于乾坤加詳作文言以繼文王之志明天地之德也

聖人學禮動容周旋無不是禮三禮所載制度儀文皆芻狗也聖人學易動靜語默無不是易周易所載

卦爻象辭皆筌蹄也無大過云者乾文言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者也聖人憂患作易非爲小過而已卦兌上巽下曰大過大過者往而不返死喪凶咎之象彖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如文王處商周之際周公處不造之家然後謂之無大過夫子處春秋亂世五十學易而後能脫然無累說者以爲謙辭非也

昔伏羲俯仰三才設象畫卦以形造化之秘作六十四卦開物成務之理具非獨爲卜筮設也而消息盈虛默運窮通之數天地人物未有能違者列聖相承

不能贊一辭夏有連山商有歸藏其說不傳使其無憾文王必不更演文王演易取六十四卦一正一倒爲上下兩篇每卦繫辭以斷一卦之理蓋當商紂之虐事凶淫之主遭羑里之難深有味乎義聖之作也迨周公輔成王值三監之禍流言見疑居東二年作三百八十四爻辭紹厥考之志故曰文王我師殆謂是耳迭經二聖之手隱奧畢達易道大備故世稱周易夫子道窮于春秋晚年讀易三絕韋編兼三聖作爲十翼于義卦作大象于彖作彖傳于爻作小象乾坤者易之綱領作乾坤二文言融會大旨作上下繫

辭因文王次第作序卦廣羲聖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象作說卦又錯文王六十四卦之序作雜卦是謂十翼反覆開明至矣盡矣夫三聖人者聰明睿智達天德而又身親艱難危險造化之理觀察愈精故其言之津津然味未易道中天夫復何憾後世解易之家如馬融鄭玄虞翻輩執象昧理流爲讖緯王輔嗣程正叔直譚名理而象義頗疎然于易未有害也至宋邵雍氏牽列術家小說作先天方圓等圖而朱仲晦極其尊信謂爲羲聖本義斥夫子十翼爲後天之學謂易有伏羲之易有孔子之易有文王之易嗟夫

是何言與易豈有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淺學之士承風好異簧鼓竽聽莫適所宗易學至今紛然淆亂矣解詳易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此承上章聖人學易而罕言易所雅言者惟詩書禮耳雅常也正也與俗反尋常論道曰雅言詩書所載皆切人情物理風俗古今治亂興亡之迹至于禮大小經曲三千三百莫不有品節度數士君子隨身規矩不可須臾離故曰執也詩書所言皆約于禮禮所履皆著于詩書詩書文也故詩書在誦說而禮在持

循皆天子所雅言者也不及樂樂亦禮也故禮有記
樂無經樂記即在禮記內儒者因謂樂經亡不應雅
言時樂先亡也或云詩即是樂詩非專為樂作也詩
為樂作者惟頌耳或云何以不及春秋春秋為禮壞
作執禮皆雅言則無禮者不言自明矣故易曰學書
曰讀詩曰誦禮曰執春秋曰知
雅言即是中庸之教道不越中庸子思得聖祖之傳
作中庸而寓諸禮即是雅言執禮也六經惟易精深
變化聖人不輕語以易道自不越詩書禮言詩書禮
即是言易記者所以記此于學易之後易言多象象

隱而義顯聖人言義不言象所以為雅言佛書偏言象故天堂地獄六道輪迴怪誕無稽聖人雅言忠信平實所以異于侏離之教也

相傳孔子刪詩成以授子夏子夏為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即今毛詩也○初孔子刪書百篇遭秦滅學並亡濟南人伏勝能熟誦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九十餘不能行詔大常掌故晁錯就其家傳受之凡

二十八篇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于壁間得古文尚書多于伏生所授二十七篇武帝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共為五十八篇未上至東晉始行說詳書解○先儒謂周儀二禮皆周公作禮記為孔子門人雜撰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傳梁國戴德及德子聖德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詩書詳第二篇

葉攝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汝奚不曰其

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葉公問孔子問其爲何如人也子路不對以聖德難言又未測葉公發問之意是未免有所安排回護夫子直自道其生平素位易簡何意乎人知何防乎人不知即中庸至德神化妙境要不越好學耳語意渾然憤處即樂忘食即忘憂憤忘食樂忘憂即忘老凡人學不發憤秪爲不樂人心不兢業自不幾康不鼓舞自不暢快孳孳汲汲惟日不足自不知老非兩時兩心如朱註已得未得之謂也或云聖人何用發憤聖人自言所以爲人者正自不異乎人人世不過憂

樂兩境人心不過憂樂兩情在衆人爲形骸之私在聖人卽天理之生幾恆人天機淺則觸發不深聖心靜深宥密元從貞起雷自地出萬物怒生幾不容已卽是樂卦象以雷出地中爲豫豫樂也憤到忘食自有一種眞樂樂到忘憂自帶一種眞憂忘憂之憂外境也貧賤憂違可忘也眞憂卽憤憤與樂雖七十從心猶有之故不知老將至如天道之有陰陽無陰陽則無造化無憤樂則無生機誦詩讀書專心討究是憤忘食精神不厭倦是樂忘憂終日終夜是不知老將至憤所在卽樂所在卽死而後已所在也語云

樂此不爲疲聖學雖不主誦讀亦不廢誦讀夫子君不誦讀六經何由刪訂魯哀公十四年七十有一春秋乃絕筆然則誦讀莫如夫子也平生窮居故老于好學好學一事說向人不得人亦知不得特樂以自明其言愈近其旨愈遠與告子貢莫我知也夫意象正合老至不知即知我其天境界彼言不怨尤此言憤樂惟其憤樂所以不怨尤聖人尋常自道天趣洋溢性命流形讀者味之

葉楚縣名楚稱王故縣尹皆稱公葉本姬姓之國楚滅以爲縣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北葉縣古應子國也

葉公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楚莊王之玄孫沈尹戌之子爲葉縣尹楚昭王卒惠王立子西爲令尹召故太子建之子勝于吳子高諫不聽後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刼惠王因之高府自立爲王子高自葉奔難攻勝走縊死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退而老于葉有存國之功而不享其門可謂賢矣昔夫子去衛盤桓于陳蔡間六七年陳蔡之君無足與者其意常在楚也是時楚國無事昭王欲用孔子葉公不能舉使聖人之效不見于當時故世稱葉公好龍屋壁皆畫龍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譏

其好士不識孔子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聖人無誑語自古未有生而無不知者論良知赤子皆然論多識必待于學嘉言善行備諸往古不求則不得不好則求不不敏衆人氣質昏愚義理生疎苟神不淡聖人神明貞見義理之無窮神交往哲自然孳孳汲汲莫知其然而然所以爲生而知之也令人不能好古敏求反以不學而知爲聖人豈不左乎甚是上智越好學越是下愚越懶惰所以謂賢好學不如顏子顏子不如聖人

子不語怪力亂神

不語不與學者講說也妖異曰怪如鯀化黄熊彭生化豕萇弘化碧蛇鬬石語樞作牛聲之類氣勇曰力如桀紂捱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兕虎之類悖理曰亂如寒浞竊室子頑烝[illegible][illegible]兒淫殊弒父與君之類鬼靈曰神如少皞之四叔顓頊共工烈山之三子五帝有名號星辰有職司之類怪則反常力則喪德亂則害正神則惑人四者皆非中庸之教天地之間何所不有而人耳目見聞寓諸庸不及見不及聞與不當見不當聞者何限道不統于一教不出

于中。則諏詭譸張而無所底止。故聖人立言垂訓。必可與天下萬世共知共由。四者不辨有無。不爭是非。但置之不語。則其所語者亦可知。知其所不語與其所罕言。所雅言垂世規矩。大道宗範居然可見矣。蓋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此孔氏家法。六經典刑。論語二十篇。世道人心攸賴。守此則治。易此則亂。學者所當服膺。彼攻乎異端。呶呶然是焉非焉。聖人未遑也。

按記者記此。明夫子雅言詩書禮。而不言春秋之意。易詩書禮。皆古訓。聖人信而好古。春秋為憂世作。所

書中悖理之事皆怪也爭戰之事皆力也篡弑之事皆亂也讖兆卜蓍之事皆神也故春秋不與易共藝不與詩書禮共雅言非知我者不與言春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與見賢思齊章參看人苟有志自脩隨處皆[illegible]心之地老子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與聖言相發明同行有師何往無師不善亦師何事非師三人以我對善惡言猶三思三月之三不一之辭也杜門索居不見

人則已但出門同人隨處得師師在人而師師在心心在即學在道在而師亦在矣或二人或多人或兼善惡或皆善皆惡但能擇能從能改莫非我師若終日群居而無所取益見君子不思齊與小人狎不知省而乃負笈遠遊不亦左乎意稍重不善邊知善為師而不善不改雖從善無由矣不善且師所以為必有師在我而已矣我字甚活三人各自有我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頹)其如予何

則可見聖人處變不憂之仁不惑之智不懼之勇天生德於予言有命自天桓魋其如予何言非人所能

為也聖人素位而行無所動心其氣象安貞非援天自解耳德人所同得惟聖與天合故動稱天凡不由天生得者人力可奪由天生者堅强凝固威武不能屈患難不能搖故曰無如予何恒情無事强直自任見危則氣奪聖人平居則謙謙不勝臨難則自任不辭畏于匡曰斯文在茲疾病曰丘禱久自信之篤如此而又不辭微服之行所以為知幾變屈利用安身以崇德而為無如予何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苟惟其占而不事事委于一定之數而無轉移之方則仲尼死于桓魋文

王拘于羑里久矣何貴爲不測之神乎

聖言無誇言天以折人也言德以折力也言爲善必得福以明爲惡必凶也人皆天生天皆與以德顧爲聖賢者温良守理而爲亂賊者暴戾横行若有力者伸有德者屈則君子祇供惡人之魚肉豈天意哉故聖人以天生德自信畏天脩德與逆天背德終不可同日語也若魋能害夫子是反天之道德不足脩矣古聖賢死于患難者不亦多乎天欲生之凶人欲死之斷乎其不勝也

桓魋即向魋宋司馬向戌之曾孫出桓公族稱桓氏

初衛大叔疾出奔宋臣于向魋納美珠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謀弑宋公事敗遂叛時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于大樹下魋伐其樹弟子曰可以去矣孔子云云○初魋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爲也況自爲之哉今彭城北六里桓山下有石室相傳爲桓魋石槨山臨泗水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

謂道無隱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有隱乎四時行百物生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無言默識者天下之至隱也聖人爲得而顯之二三子所謂有隱者此也然可知可能者天下之至顯也聖人爲得而藏之夫子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道不離須臾夫子與二三子莫不飲食莫不由戶但聖人無意必固我與道爲體其父則如顔子終日不違所立卓爾是明見其所爲無隱者也二三子求之皮膚而不得其神情疑聖人有秘義

而不知日用橫來直去無非本命元神夫子覿面豎示二三子當面錯過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夫子將奈之何論分殊爾爲爾我爲我見諦不同論理一我即爾爾即我同明交映如一室千燈我不能礙爾爾豈得受我觸故曰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直相呼辨認之之辭爲其覿面不識故曰是丘彷彿告誓者某在斯之意聖言至此肝膽吐露然何不遂明示以所與之物其實無一物可以相示者纔落形迹都非實地故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昧者不悟自粘連意必固我中解脫不出反疑聖人語之不詳耳

二三子所謂隱者雖顯求隱中庸云行怪之素隱也夫子所謂無隱者卽顯是隱所謂費而隱莫見乎隱也凡聖言縕藉言用卽是體言顯卽是微非如世儒單說效驗與禪機之幽僻理學之偏上忍耐不下一直說盡使學者將作譚柄全無體驗是敎者之過也故論語二十篇爲實際

問如何是夫子行處曰未可作道德向聖人身上索解各就自家日用行處體勘卽處處與夫子相逢此理易簡上士聞言卽領不能者且循塗守轍久自升堂入室茍下學未能遽求上達必有荒蕩蹈淵之病

論規矩繩墨爲世道人心累非小也聖言有餘不盡
所以爲中庸之教
聖人行處無跡顏子雖從末由故時時與夫子同行
他人踐跡故疑夫子有隱顏子末由始信夫子無隱
禪語云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又云但盡凡心別無聖
解明蹈襲此言世儒遂割以奉佛獨許鄉黨一篇爲
門人所得無行不與之教是釋氏所云泥裏洗土塊
者也解者有詩云日月光明滿大虛瞽矇不見漫言
無請君借問旁人看可是吾曾隱爾乎情境似得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謂詩書古訓學先誦詩讀書古今同也教雖有四功惟一貫博文多識以求其理即反躬實踐以見諸行內存眞實之心以立本即本無僞之心以制事始終相成內外交養以教中材則循序漸進路徑可入以教上智則本末兼舉荒蕩無憂下學而上達未有能違此者矣中人由文行入者多上智由忠信入者多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恕即忠信恕即信也如其心之謂恕不欺其心之謂信一也大學云藏身恕無諸己而非人有諸己而求人信也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庸德有諸己而求諸人亦信也顏子博文約禮

全體四教諸子或文而不行或文行而少忠信
未盡道也
四教不言知何也知為明德乾體故三達德首知真
知即是行虞舜所以為大知也故曰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知德者鮮矣世儒以學文[illegible]知之人影響耳
夫子誨子路以知之則忠信之本體主宰乎文行之
先者聖門無先知後行之教知行分自後儒始子云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故聖門不以
文學為知全體四教始可言真知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至人曰聖有德曰君子忠信曰善人不貳曰有恒恒常也常有之心即良心也良心者立人之惪聖人至誠無息亦惟有恒之至小人機械變詐即是無恒之至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皆無恒之狀人心常無常虛常約未有不恒者無物之中忽添一物曰為有大虛之內鼓以陰陽曰為盈方寸之地增以盛氣曰為泰泰後也三為變詐反覆所謂作巫醫不可況為君子聖人乎聖人君子善人品不同而心無二故曰亦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卽恒也易稱天地
聖人之道莫大于恒書云恒性孟子云恒心無賢愚
貴賤大小達諸天下古今卽性善之本體不受遷改
者非善人外別有有恒一等也恒則爲聖賢不恒則
爲禽獸幾希之閒耳衆人操舍無常聖人純一不已
惟君子能存此善人不失此未爲善人君子亦未嘗
無此故不見聖人望君子不見君子望善人不見善
人嗚呼危矣然良心雖牿乍見之惻隱爾汝之羞惡
未嘗泯猶是善及之端培養擴充存乎人故曰得見
有恒斯可矣

君尊也子美也才德出衆尊美之稱又曰君國子民謂之君子善良也吉也不犯物曰良不失理曰吉善人上更加子曰二字非一時語而理本貫通聯解亦得善者天命人性成繼之體君子聖人之根而恒與不恒在人人皆有善所謂十室必有之忠信孟子所謂善人信人也苟不以一毫習氣攙雜便是不可必得之中行所謂不踐跡亦不入室爲邦百年可使勝殘去殺者也天生聖人君子之胚胎不隨人脚跟始顏子未竭才前便是不踐跡之善人卓爾後便是入于室故曰不得而見之矣

子釣而不綱弋亦不射宿

釣謂絲垂餌求魚也綱繫網罟大繩屬網必提綱弋以絲繫矢仰射高鳥一曰繒繒高也鳥棲曰宿射則易獲漁不用網罟獵不射宿鳥則所獲不多昆蟲草木本吾一體草木無情方長猶不折魚鳥有血氣好生惡死于人尤近焚丘竭澤以恣其貪脯林肉圃以縱其殺仁者不爲也然而未免釣弋焉何也用以禮食以時天之道聖人撙節之故論仁及博濟曰堯舜猶病其罕言仁亦爲是耳嗟夫魚鳥猶不忍況于人乎佛氏蹈襲此意放生戒殺世儒斥爲異端此所謂

割吾聖道以奉佛者也佛毀禮法無人倫棄君親以身爲惡業生爲苦海乃至捨身飼獸戒殺爲慈譬之伐根而樹其枝顛倒甚矣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親則不能無祭祀宴享之禮仁民則不能無養生送死之費天道春生秋殺聖人仁育義正對時而養撙節而用故禮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鄉飲燕射惟烹一狗特牲少牢不過羊豕折而爲鼎爲俎神人徧及不以口腹恣屠戮也不綱而釣不射宿而弋仁至義盡豈如梁武帝以麪爲犧牲厭祭享去人倫無君子如浮屠氏竊聖人之意而實背

鄙予聖人儒者顧割聖教予之曰吾聖人不[illegible][illegible]

不悖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凡聖人之知即是行言知即行處證曰作自從即行也創造曰作自古迄今蓋亦有不責聞見而創作者若非性與天合始古開物前民之上聖即是愚而自用如今不著不察之下愚上智不可多得下愚當求自免蓋道昭著于往籍散見于事物人有心思耳目聞見為天靈之牖擇識為反約之路聞見不厭多但

信耳多疑惟于中擇其善者依之目擊有據則並其臧否記識之以所見徵所聞以所從參所識如此謫求折衷雖不及作者之獨造而有所稽考持循庶不墮愚者之冥行故曰知之次也此章之言本為世人不學妄作者而援古作者之聖以明生知之不多得見學知之不可已也

互鄉向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互鄉人名進退不分曰互鄉與向同童子夫子之將命者[illegible][illegible]之使見也門人夫子之門人如子路子夏

[illegible]心洞然大虛不留旣往不逆將來人苟向道而
[illegible]如草木欣欣向榮與雨露之氣相應天地無心也
使退而不不善亦物自消歇天地亦無心也門人惑
者以其旣往爲不善退亦未必善故夫子謂吾但與
其進非與其退一何求人太甚乎彼旣潔己而進與
其潔耳何必追念已往之不善而過爲防乎朱子謂
此章錯簡未然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一統志云互鄉
在河南陳州商水縣按沛縣春秋時爲宋地商水爲
陳地後人因夫子嘗在陳宋閒附會之其實不善人

之稱如鄉原之類以其趨向無定進退回互得名若直躬攘與荷蕢長沮桀溺闕黨達巷皆然如以爲鄉名豈萬二千五百家無一人可與言者與周禮鼈人取互物互合也蚌屬言周閉不開也與此互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以天地萬物爲體量包太虛故曰遠先儒謂宇宙爲分內佛氏以虛空爲法身本此意予云仁者人也孟子云仁人心也心量大故仁體大仁在心心在我欲仁者將心還心將我心還我一念猛覺即虛明無礙萬物一體更無等待無假借無虧欠捷徑易簡亦

年鋼敵須與猛醒則。諸障普銷。全體呈現。但為如此容易却因如此錯過。一覺而返者旋一迷而去。保任護持。亦存乎我而已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司敗即司寇。陳人諱其太子禦寇名。謂寇為敗。刑以敗寇也。昭公魯君名稠。襄公子。年十九而有童心。在位二十八年。為季孫意如所逐。三十二年。客死于晉

乾侯。公素以習禮稱。左傳[illegible]公五年，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定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夫子因公善儀，故于陳司敗問而以知禮對。蓋與鄰國大夫言，而諱本國君之過，所謂各於其黨[illegible]。

[illegible]公娶同姓事，折之。魯，周公後；吳，泰伯後，同姬姓也。曲禮云：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故合祀考妣，祝辭必云以某妃配某氏，明非同姓也。昭公時魯弱吳強，公託昏於吳，假助

旣娶而稱其女爲孟子長女曰孟宋姓曰子易吳女爲宋女掩同姓之失也古男稱氏以辨族也如三家以桓公族稱三桓之類女稱姓生曰姓以辨祖也如周女姬姓宋女子姓齊女姜姓楚女芈米姓之類各從其祖所自生也私親曰黨卽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之黨夫子聞司敗言旣不可以己言爲諱君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禮終不敢斥君爲不知禮乃自引爲過而推司敗爲知己其是非曉然于言外矣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臣子有至情士類有公道並行不悖夫子對

司敗與答巫馬期可謂曲全矣君葉公以證父爲直司敗以黨君爲非徒丞于自表而視君父如路人是不仁也故曰觀過知仁聖人人倫之至者此也其作春秋全體此義春秋未嘗不諱而未嘗不直不言而述無行不與而人以爲隱通于此章之義聖人之情可見故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聖人雖諱之烏得而枉之一言之隱而陳司敗即指其過於立譚之頃況春秋昭揭千古豈辭罪我使後世常有過孔氏如陳司敗也者亦聖人之知己聖人所深幸也奈何諂儒反爲聖人諱使公論不明欲立聖人于無過

之地而實非聖人之本願矣然則夫子求後世有罪我者不可得安望其有知我者哉窮經所以難也

巫馬姓字子期名施魯人或云陳人少孔子三十歲嘗與子路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語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投鐮于地曰吾聞諸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歌

鵠羽之首章曰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大治巫馬期以星出星入親其勞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聲音之道由人心生也故聞樂可知德歌咏可養性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惟詩言志歌永言四德中和皆于聲歌體究故子惟哭日不歌餘日皆歌也雖陳蔡絕糧弦歌不輟子夏援琴而歌曾參曳杖而歌古人歌爲常業與于詩以歌興也若徒玩其文字與他書

等何必詩乎。樂記云如抗如墜如槁木貫珠古歌法也。古人作樂歌在堂上八音在堂下八音自外歌則元氣與元神訢合所謂絲竹不如肉近自然也從容一闋則形神交暢解愠銷累平躁釋慾大為有功先儒云學者悟古人命歌之意直歌到堯舜羲皇之世以此後世學術不明歌法不傳淫聲艷曲急節繁響惟取娛耳何關性情此不善之歌不足與也子與人歌與其人同歌也而指其人也善謂和平中節也反復也使其人復歌待其畢然後夫子歌以和之蓋善而必使反欲其人自聽于無聲之初而後和則彼我

天機浹洽樂意流通非徒入耳出口實養心繕性之一助也有唱必和歌者之常而聖人能從容委蛇太和元氣盎然于聲歌之外世俗之歌謔浪笑傲神氣散越所謂人而不仁如樂何雖繞梁遏雲何關于性情之理乎

釋名云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聲來有上下如草木有柯葉也○樂記云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聖教文行合一學者逐末忘本故聖人謙己以警人

也華言曰文實德曰躬行莫者摸擬之辭猶人尚可及人也未之有得則全無之辭文與斯文博文之文異此所謂采華忘實者也子云文勝質則史史雖脩飾援事傳述尚有實蹟但質不足耳此則如後世辭卿墨客亡是烏有之文馳騁誇誕稽之事則無据質諸道則愈遠所謂口才筆路世稱繡虎雕龍美其辭而命曰文聖人謂之佞謂之巧言佛氏謂之綺語夷考其人素履佻薄大節全虧名教不齒文與行分爲二途故聖人于其文曰莫吾猶人輕之也曰躬行君子吾未有得刺之也聖人博文即是約禮文即是行

即是忠信。六經之文。經緯天地。夫子之文章。即性與天道。子臣弟友。庸言庸德。慥慥君子。文在茲。行亦在茲。根本盛而枝葉茂。何得與末得之分乎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心之精神曰聖。心之生理曰仁。聖即仁之至者。爲之爲仁聖也。誨人。以仁聖教人也。道在天地閒。雖極微妙廣大。惟是人心一竅虛靈。通透許多當行之事耳。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從心順矩。天機運旋。自爲與爲人。從容中道。都無厭倦。學者從聞見揑執入。眞

幾未徹障累未銷倚仗意氣學作如眼中有塵豈能
闢開闔無礙從容操持旋已縱舍焉能不厭倦乎聖人
自無厭倦學者將不厭倦作式樣依倣是以難也
爲之與誨人不越人倫日用學而時習是爲之也無
行不與即誨人也不思不勉天行不息是不厭倦也
苟并性與天合稍涉勉强即是厭倦惟其學不厭乃
能誨不倦未有不善學而能善教者故曰人之患在
好爲人師溫故知新乃可爲師聖人稱顔子好學而
亦不言其誨人明德親民成已成物至于脩己安百
姓堯舜猶病公西華謂弟子不能學要其至何但弟

子不能耳此仁聖即黙而識之故前章云何有於我

除卻仁聖單提不厭倦故此章以自任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壘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其子曰丘之禱久矣

古人尚禱祀卜筮至吾夫子不語神教人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贊易本諸天命人性中庸之至名教之宗也疾病而禱雖周公于武王亦然子路之請夫子不言其非但問有諸豈誠不知蓋臣子禱祀爲迫切之情而生死晝夜貴自然之理日之夕矣禱豈能留天命苟定鬼神豈能趨避所

必無也子路更以有對夫子亦不直斥其無但云丘之禱久矣禱久者言已素行質諸鬼神雖素行質諸鬼神鬼神亦豈能使之不死士君子脩行于昭昭非徼福于冥冥苟不自信于平日思免禍于臨事則愚矣子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子路好勇見義必爲而問事鬼神請禱則其所謂聞斯行者亦非務民之義者也蓋鬼神爲大虛之靈人心即大虛心體淨則屈伸由我鬼神豈能主心體不淨情識不除境緣不徹吉凶亦自我生鬼神何預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路見未及此耳

誄累也累死者生平實行猶今輓辭行狀之類卽其所以爲諡者也爾不知何指子路引之以證昔人有禱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或曰誄禱祀之書也士喪禮疾病禱五祀周禮大祝掌六祈六辭以事鬼神祇小祝掌侯禳禱祀之祝號以祈福祥而子路不及可知儀禮周禮多後人附會耳丘之禱久一語甚含蓄任而非誇自言平日兢業不敢獲罪于天地鬼神云爾朱註云無善可遷無過可改素行合于神明不似聖人語

子曰奢則不孫遜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侈行也儉美德也不可以同日語儉失止于固奢失則不遜聖言寬舒云不遜即是犯上作亂矣固者硜硜之稱執中之謂禮過則奢不及則固小過不及恒情有之而此則習尚有心偏主者有見于儉之爲陋於是乎喜奢奢者本非欲爲不遜也而窮奢之極必至逼上不逼上不足以盡奢抑或有見于不遜之爲僭反而求諸儉儉豈不佳然矯奢爲儉必至裁省之過迫狹而爲固非固不足以矯奢二者皆非也但固之失歉于禮內而不遜之失溢于禮外固則禮猶在而不遜則禮全亡夫子嘗論本以儉與奢較謂與其

奢寧儉人或未信今稽其敝以不遜與固較謂與其不遜寧固人必辨之矣不然撙節退讓以明禮而乃奢僭無度以敗禮乎信奢之不如儉也此與以約失之者鮮林放問禮之本相發明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不更祭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固也管敬仲三歸具官反坫樹塞不遜也故夫子謂平仲能以敬而謂管氏不知禮論者優晏子于管仲以此至三桓舞八佾

敝雍徹奚足與言禮哉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無欲而居易俟命故廣大寬平大行不加窮居

不損是曰蕩蕩小人多欲而徼逐營求患得患失憂愁不解是曰戚戚蕩蕩曰坦無處不蕩蕩也戚戚曰長無時不戚戚也長戚謂多怨尤也如欲不戚將奈何曰坦則自無戚凡戚生于行險君子坦蕩而常存小人長戚而實無忌憚此乃所以蕩蕩而戚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每項非兩濟正是溫與威與恭恰好處三項又非各別總是一團太和元氣周流溫而厲則威矣威又不猛威不猛則恭矣恭又安天機圓融正在無忘無助

之間首温終安和氣包括裏許詩云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堯舜亦惟温恭中間厲與威變化無方温中有厲極難厲便猛不猛正爲厲在温中都來只是一個恭而安所謂允恭安安者也威厲包含在温恭内是以安安